

# 周而復文集

21

## 往事回首录

上部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往事回首录

上部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回首录(上部)/周而复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9

(周而复文集·第 21 卷)

ISBN 7-5039-2593-0

I. 往… II. 周… III. 周而复 - 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3711 号

**往事回首录 (上部)**

周而复文集 (第 21 卷)

著 者 周而复

责任编辑 胡 晋 金 燕

装帧设计 怀 一 宝 华

责任校对 张 莉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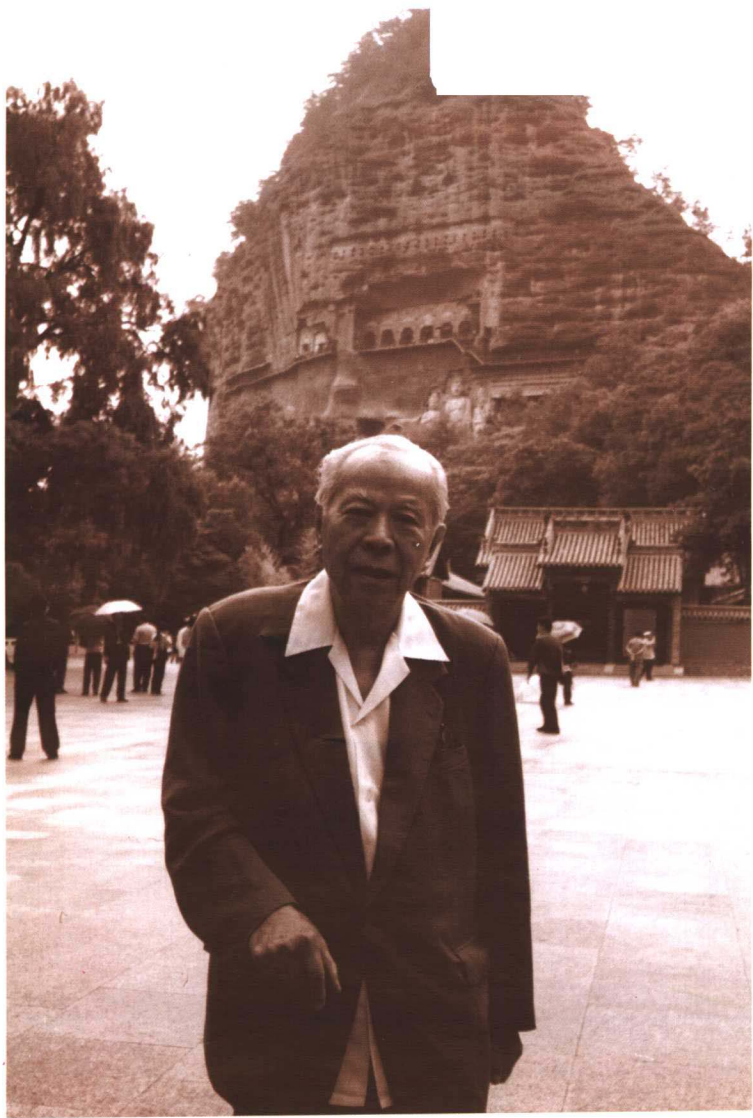
字 数 102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593-0/I·1214

定 价 65.00 元 (全二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2003年8月,周而复在麦积山

## 前 言

人的一生，不管在世时间长短，白发苍苍的老人固然有丰富的酸甜苦辣的遭遇，即使早丧，总多多少少有不同的经历。凡是已经发生的事，回溯到过去若干年月，都是往事。

托尔斯泰认为：“生活是真实的东西。人所体验到的一切留在他心中成为回忆。我们永远是以回忆为生的。”（高尔登维塞：《在托尔斯泰身边》）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不是亡国之君李煜，当然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的往事不堪回首。

每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对往事有不同的看法。易安居士李清照：“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丈夫赵明诚外出时所感受的离愁别恨，她“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所以她感到“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宋高宗赵构用秦桧计，以十二道金牌召回抗金名将岳飞，岳飞叹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南宋屈辱求和，达成协议。他志难伸，内心痛苦，表现了对投降派的极端不满，写《小重山》以示反对。他所处的地位，已没有表达心事的自由，

只好不说，有谁听他的往事呢？

史称欧阳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他因此屡遭贬谪。苏轼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在《诉衷情》这首词里，感叹：“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咽，欲笑还颦，最断人肠。”虽然写的是歌女在封建社会中一肚子辛酸又不得不强为欢颜的悲惨处境，是不是也反映了六一居士内心深处的情愫？

唐婉那首《钗头凤》所表现的“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也是写受迫害的女子内心的痛苦，如泣如诉，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在封建社会残酷的统治下，哪有表达心思想念往事的自由？即使表达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只好咽在肚里，瞒，瞒，瞒！有苦不能倾吐，那就更苦啦！

人到老年，常常容易回想往事。但往事如烟。辛弃疾坚决抗金，和南宋统治集团中主张屈膝言和的人进行斗争，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提出抗金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不被统治者采纳，不断受到排斥与打击。南归后的四十多年中，他先后被免官闲居二十多年。他追念少年时事，自谦“戏作”《鹧鸪天》，回忆青年时代率领部队抗金，生擒叛将张安国，突围南归的轰轰烈烈的战斗历史，可是壮志未酬，人却衰老：“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平戎策，指《美芹十论》与《九议》，在词中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和愤懑。一代抗金名将所提的条陈，晚年的结果却落得个向邻居去学习种树。

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吴潜，积极抗敌，屡次罢相，虽到晚年，仍然希望有所作为：“年将七十，捐躯效命，所不敢辞……”可见抗敌的决心了，但也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抒发了时光流逝、人生易老、政治理想未能实现的愁恨。

有的人也想回忆如烟的往事，又觉得“追往事，去无迹”。（刘克庄：《贺新郎》）或者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

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陈与义：《临江仙》）。这表示对往事的感叹。总之一句话，往事难于回忆。因此，不想回首当年，“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这位张先，徒然记得流逝的往事和后约，他感到空虚和迷惘。

那我为什么要回首往事呢？

十年浩劫当中，不断写了交代文字，在河南息县干校，还勒令我这个被称做“专政对象”的人写自传，越详细越好。

我在私塾一直到青年会中学读书时，受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影响，每天写日记，记下所见所闻与对事物的评议，也记读书心得一类的内容，便于看自己成长的足迹。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家人怕沾惹是非，付之一炬，了无痕迹，从此我就不写日记了。因为从上海到延安又到敌后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扫荡”频繁，经常在流动中战斗和生活，很少有空隙时间记日记了。从延安到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编辑部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里生活，纵然有时间，也不能记日记了，防备泄密。

新中国成立以后，倒是可以记日记了，但是繁忙之极，有时要到夜晚十一二点才能躺到床上休息，疲劳不堪，哪里还有精力写日记呢？何况多年来养成早起的习惯，不管晚到什么时间休息，第二天清晨照例就醒了，开始创作，顾不上写日记了。

清晨到上班以前，是我业余创作时间，雷打不动，只有出国访问例外。从1954年秋访问印度、缅甸开始，早起有时间便写日记，但也只记国外访问期间活动与所在国风光，很少写到自己。

干校勒令我写自传，当时任务单纯，叫做“劳动改造”，时间比较富余，这才有机会回首往事。像杜牧说的“事与孤鸿去”，或者像苏轼说的那样“事如春梦了无痕”。短暂回首，许多事情不大容易记起，幸好自传偏于政治和思想方面，只须记其大要，无须详述，大约一万多字就把主要经历写出来了。

党中央一举粉碎反革命“四人帮”，天空的乌云散去，迎来满天的朝霞，普照祖国山山水水，温暖了亿万人民的心窝，无不希望把

浩劫十年所遭受的损失，用加倍努力把丧失的宝贵时间补偿回来。我也怀着这样的急迫心情从事创作和工作，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断忙于纷至沓来的一个接一个任务，已经回忆起的往事，渐渐淡忘了。

大概是1979年吧，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来函约稿，按照编辑体例，凡健在作家，由本人撰写自传，推却不掉，又不能请编辑代笔，那就违背体例了，便匆匆写了《小传》应命，1980年3月13日写完寄去，编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于1981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以为可以“过关”了。1987年，又收到徐州师范学院编辑组来信，他们准备修改补充传略，体例规定，仍然请作家自己动手。这时，我正在写《长城万里图》长篇小说，如果中途被打断，往往要花许多时间准备，才能继续写下去。但自己已经写了《小传》，过了十年，需要修改补充，义不容辞，只好再次回首往事。

1988年春天，在重庆曾家岩50号前面的广场上竖立周恩来同志的铜像，以纪念他在国民党地区领导艰难复杂斗争的丰功伟绩，同时还举行《新华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活动，应邀前往庆祝铜像揭幕和报馆的节日。事后，由重庆乘船下三峡去武汉，在船上比较空闲，便回首往事，修改补充《小传》，寄给徐州师范学院。

《新文学史料》编辑曾约我写自传或回忆录连载，迟迟未能应命，因为主要精力花在撰写小说方面去了，一时抽不出较多的时间回首往事，于是将修改补充的《小传》题名《简略的回顾》寄给编者，在1990年第一期发表了。

在这以前，《报告文学》月刊副主编傅溪鹏同志约我写回忆录，恳切希望支持，盛情难却，于是写了《重庆的岁月》与《在和平与内战的十字路口》，在该刊连载。《报告文学》出到1989年第12期，寿终正寝。傅溪鹏没有像过去那样笑嘻嘻登门约写回忆录，我松了一口气，可以继续专心致志写小说了。

但《新文学史料》编辑热忱约稿，常萦脑际，那篇《简略的回

顾》过于“简略”了，算不上回忆录，我应该遵命抽出时间写回忆录，以报原望；另一方面，我觉得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埋进了历史的坟墓里，不值得重提，何必掘墓暴尸呢？而且，人到暮年，记忆力衰退与日俱增，纵然回首，也不一定完全确切，“去无迹”、“了无痕”的往事怎么下笔呢？“多少事，欲说还休。”真是“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不写也罢。可是编辑恳切请我写回忆录，怎好再次婉拒呢？这时，我想起司马迁说过：“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我绝不是和司马迁相提并论，个人的往事，没有什么值得回首的，顶多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大海不拒细流，回顾过去是为了未来，鉴往知来也。我这个人“命途多舛”，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的道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一些经验教训对后来者不是一点也没有参考意义，于是回首往事，执笔写来，或略或详，因人而异，不限于个人往事，更非纯粹自传，故称《往事回首录》。

## 目 录

|           |    |             |
|-----------|----|-------------|
| ..... 1   | 一  | 空余旧迹郁苍苍     |
| ..... 18  | 二  | 文学的追求       |
| ..... 52  | 三  | 从上海到长沙      |
| ..... 71  | 四  | 救亡歌声        |
| ..... 82  | 五  | 步行八百里       |
| ..... 97  | 六  | 延安一年        |
| ..... 114 | 七  | 在敌后晋察冀军区    |
| ..... 142 | 八  | 文艺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
| ..... 159 | 九  | 重庆的岁月       |
| ..... 203 | 十  | 在和平与内战的十字路口 |
| ..... 240 | 十一 | 香港三年        |
| ..... 251 | 十二 | 临时文化中心      |
| ..... 277 | 十三 | 在挪威货轮上      |
| ..... 283 | 十四 | 江南百姓皆昂首     |
| ..... 294 | 十五 | 雄鸡一声天下白     |
| ..... 304 | 十六 | 新上海第一页      |
| ..... 316 | 十七 | 新的战斗在呼唤     |
| ..... 331 | 十八 | 决心跟你们走      |
| ..... 344 | 十九 | 荣德生的决心      |

|           |     |             |
|-----------|-----|-------------|
| ..... 351 | 二十  | 宋庆龄北上       |
| ..... 365 | 二十一 | 庆祝与警告       |
| ..... 374 | 二十二 | 无可奈何的自供状    |
| ..... 384 | 二十三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 ..... 393 | 二十四 | 爱伦堡和西蒙诺夫    |
| ..... 403 | 二十五 | 在百老汇大厦里     |
| ..... 409 | 二十六 | 丰泽园的春风      |
| ..... 430 | 二十七 | 健全和加强统战组织   |
| ..... 438 | 二十八 | 乘风破浪        |
| ..... 448 | 二十九 | 鸭绿江的怒潮      |
| ..... 462 | 三十  | 三大运动与统一战线   |
| ..... 470 | 三十一 | 天声          |
| ..... 483 | 三十二 | 人工呼吸        |
| ..... 489 | 三十三 | 灯塔          |
| ..... 508 | 三十四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 ..... 519 | 三十五 | 做客总统府       |
| ..... 530 | 三十六 | 新的和风        |
| ..... 545 | 三十七 | 在伊洛瓦底江上     |
| ..... 555 | 三十八 | 友谊像江水一样绵延久长 |

|           |     |         |
|-----------|-----|---------|
| ..... 564 | 三十九 | 纯洁的花朵   |
| ..... 580 | 四十  | 掌握自己的命运 |
| ..... 591 | 四十一 | 光明大道    |
| ..... 607 | 四十二 | 高潮      |
| ..... 616 | 四十三 | 左与“右”   |

## 一 空余旧迹郁苍苍

1913年7月20日，袁世凯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9月1日，张勋攻陷南京，率部在南京烧杀掠抢三天。12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冯国璋为江苏都督。

张勋复辟抢劫南京，父亲周兆山（号熙培）参加经营的设在中华路的绸布店也被抢劫，小康之家没落了。1914年1月3日（即中华民国二年阴历十二月初八），我出生于中华路旧宅。

祖父是织缎子工人，从原籍安徽旌德移居南京，曾住在三元巷，在最后一进房子里设有织缎子的木机操作。父亲参加经营的绸布店关门后，曾在营口盐务局和苏州厘捐局任科员一类职务。他兄弟二人，姐妹五人。伯父早丧。他属老二，亲属中习惯称他为二舅舅。亲戚朋友中遇有难于解决的纠纷，常请他排忧解难，经其调解，无不折服。可见在亲戚朋友中威信之高。父亲喜爱古典文学，常吟诗作赋。从中华路旧宅移居殷高巷，我们住两间房子，楼下一间，供父母居住，楼上一间，我和兄姐居住，堂屋共用。1927年北伐战争后，父亲长期失业，赋闲在家，郁郁不得志，不能尽其所长，靠典当借债度日。抗日战争前一年，因患食道癌，无钱就医，溘然去世。

母亲王氏，是家庭妇女，禀性慈祥，操持家务，扶养子女，于1944年11月逝世，时我在延安，后去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未能奉侍在侧，更未能见最后一面，终身遗憾。

父母生我们弟兄三人。姐，周佩芳，家庭妇女，粗识文字，为人耿直勤劳，曾担任街道工作和南京市区人民代表。其夫王耀珊，曾开日用品小铺子，生意不好，关门，后在南京国营百货公司任职员，年老退休，病逝。“文革”后，我尚未分配工作，她来京协助操劳家务，受家中人欺凌咒骂，要将她赶回南京；我坚决阻止，力劝留住，由我负责，因患心脏病与肾脏病，1979年于北京复兴医院逝世。

兄周祖麻，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曾任南京乡村小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失业，去重庆，一度从事印刷纸张经纪业务，因物价暴涨，不能维持，生活贫困。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上海解放初期，他曾任上海郊区任小学教员，后到甘肃白银市新华书店工作。“文革”中他受冲击，忍受不了，被迫自杀。

我原名周祖式，周而复是笔名，少年生活是在贫困中度过，贫无立锥之地，家无隔宿之粮。父亲有个朋友，朱华先生，执行律师业务，在殷高巷有一幢房子，租给我们两间，总算有个安身之处，但房租一直拖欠。南京一般人家总是论石买米，一买数石，可吃数月。我们家买米是论升，买一次米只够吃两三天，有时就无米下锅，发生断炊。

无钱买米，就典当中衣物。幼年常随父亲或母亲到当铺典当。稍长，大概10岁左右吧，父亲有时叫我去典当，当时我的个子还没有当铺的柜台高，朝奉（当铺掌柜的）的面孔也看不见，把衣服送上去，他翻来翻去看，然后定价，当两元或三元。拿了洋钱和当票回来，交给父亲，再去买几升米，糊几天日子。这还算是幸运的。有一次，我拿父亲的夹袍子去当，朝奉翻了一下，嫌旧，把衣服往铁栏杆外边一推，不要。夹袍子给推到地上了，我从地上捡起来，用包袱皮包好，欲哭无泪，空手回到家里，什

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母亲看到衣服带回来了，不用问，知道没有当成功。这回没有钱买米，只好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米，熬成稀粥喝，对付一下辘辘的饥肠。第二天一早，父亲便出去向亲友借钱，才买来几升米度日。

典当衣服，经常感到换季困难。冬天当夏天的衣服，夏天当冬天的衣服。夏天换季比较容易，因为冬天棉衣皮衣比较值钱，当了赎夏天的衣服还可以有些多余的钱买点柴米度日；困难的是夏天单衣不值钱，当了单衣的钱不够赎出冬季的衣服。几乎每年冬季，我都要穿着夹衣挨冻一些日子，等父亲向亲友借了钱来，才可以赎出冬季的衣服，穿到身上，感到特别温暖。

贫困的家庭生活，使我养成节约和储蓄的习惯。母亲从来不把剩饭剩菜倒掉，即使隔夜，甚至隔了一天两天，也要把它热一下吃掉。俗话说，冷饭冷菜好吃，冷言冷语难受。我是相信这句成语的。只要不馊，任何冷饭冷菜都吃，而且吃得干干净净，颗粒不剩。穿衣服也非常爱惜，新做的衣服，或者料子比较好的衣服，平时都不穿，留到节日和重要场合才穿。平常穿旧衣服，并且是补了又补的旧衣服，也不以为寒酸。亲戚中长辈和父亲的朋友逢年过节给我一角钱两角钱的银币，我绝不轻易花掉，总是积蓄起来。幼年是用“扑满”，积蓄的大半是铜板，即铜元，等到家里无钱买米的时候，便打开“扑满”交给父亲。稍长，收到银角子，更不随便花，积蓄起来，用纸包好，放在墙角上，家里缺钱买米买菜，我便取出交给父亲或者母亲。每当家里穷得丁丁当当响的时候，母亲总私下问我，你还有钱没有？我便将积蓄全部交给母亲。这习惯伴随我到老年，总不忘记过去贫困生活的艰难。

过着无法温饱衣食不周的日子，上学读书不过是少年时美丽的幻想，我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相当修养，亲友中关于文墨的事，常找父亲帮忙，赚到一些微薄的报酬，养家糊口，不无小补。父亲赋闲在家，教我读书识字，开始是读《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这些书。接着，又读《古文观止》和《千家诗》、《唐

诗三百首》一类的选集，讲解每篇诗文以后，要我背诵。最初，感到背书是件苦事；背多了，反而发生了兴趣；背熟了，进一步领略它的内容，欣赏它的文采，理解诗与散文的创作方法。读书之后，父亲规定我每天写一张字，临柳公权和颜真卿等名家的帖，以后又学欧阳询和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字写多了，兴趣浓了，可是家贫无钱供应必需的文房四宝，怎么办呢？就找一块大方砖，用清水在上面临字，等水干了，又写。我还喜欢创作美术字，双钩字体，空白处填上圈、点、横竖笔画。当然，这算不上什么美术字。

看到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孩子都上正式学校读书，我也希望跨进正式学校的大门，可是连吃饭穿衣都顾不上，家里哪里有钱送我上正式学校呢？正好，朱华先生在我们所住殷高巷的前院左侧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开办私塾，收了20个左右少年读书，也收学费，不过比正式学校少，论月交纳。父亲向朱先生说情，让我进私塾读书，不用说，学费是欠着的。进了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四书，在家里读过，文字也不十分深奥，容易理解；五经就不同了，有些字也不认识，含意深奥，听了朱华先生反复讲解，仍然似懂非懂，却也要背诵，好在已经有了点背书的底子，凑合着都能应付过去。朱华先生桌子上有“板子”，很少落在我的手上和头上。有一次，大概是背《易经》吧，正像韩愈所讲的“周诰殷盘，佶句聱牙”，文句艰涩简古，读起来不顺口，记不住，背了上句，忘了下句，手心也挨了朱华先生的“板子”。

这些“正经书”，对一个少年来说，没有多少兴趣是可以理解的。背书也有它的好处，即使当时不完全懂，背了，记住了，以后也有用处。我现在记住的一些诗文，大半是少年时候背诵过的。

我不满足在私塾里读的那些书，凡是能借到的书就贪婪阅读，在10岁前后，就看《粉妆楼》、《儿女英雄传》、《小五义》、《七侠五义》等。看了《水浒》、《三国演义》等以后，对武侠小说和《济公传》、《包公案》这类书兴趣就减少了。当时，读《红楼梦》不大

懂，看不下去，大概看了第三次，才算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不完全懂。《水浒》对我的影响较大，赞赏梁山泊英雄好汉劫富济贫。

当时读的一些旧小说，正文前面都有图，大半是小说中的人物像。我喜欢用油光纸蒙在上面，依样画葫芦，照着描绘，加上原来不断写字，还写什么“美术字”，对绘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经希望将来当一名画家。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这首有名的七绝，早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背熟了。父亲特别给我讲解王导和谢安居三公高职，乌衣巷之东有乌衣园，是王谢故居，原有堂，额曰来燕。过去王谢之堂已变成百姓的家了。这首诗伤乌衣巷的衰落，抚今吊古，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稍长，我真的到文德桥附近的乌衣巷去寻找王谢的故居。当然，早就毁坏，荡然无存了。聚宝门内镇淮桥是朱雀桥的遗址，文德桥可能就是镇淮桥改名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给我的影响不少。每读了一些古代著名的有关南京的诗句和散文，就到那些名胜去看看，徘徊在秦淮河畔，踟躕于桃叶渡头，抚今追昔，绘点画，写点短小的文章。

大约在我13岁那年，即1927年，一个昏昏沉沉的阴暗下午，谣言雪花似的满天飞舞：说是驻扎在江宁府的××师“变”了；说是革命军就要到南京了。国民革命军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可怕的名词。革命军三个字被人们认为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而共产党在孙传芳这些军阀的字典里，被污蔑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代名词；甚而至于有人说革命军的便衣队已经进了城。说便衣队已经进城的惟一的证据，便是下关已经抓获很多便衣，并且给枪毙杀头了。这些便衣都是戴呢帽的，剪陆军头的或者留长头发的。杀了的头就挂在南门城头上示众，看了的人回来连饭也吃不